宋史

八八

列傳卷第六十　宋史三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瑊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張秉　張擇行

鄭向　郭稹　趙賀　高覿

袁抗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驤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丘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知於

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為戶部判官祀南郊
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鉤取無法至道初置行
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遷工部郎中真宗幸
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判開拆司出知曹州徙邢
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震城堞摧圮無守備帝在澶州
寄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
壯乘城而闔諸門悉所部兵陣以代之騎傳城下肅與戰
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
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宣
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徙真

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宗代肅嗣宗與肅有舊隙諷通
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彊市民
羊買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肅近臣不欲屬吏遣劉
綜任中正以章示之肅引伏以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
團練副使久之徙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
寧軍節度副使徙泗州又徙泰州卒子調終尚書兵部員
外郎福建路轉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為利
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考進
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竒其占對詳敏召試中書除集

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遣使諭秦隴以西諸
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帝問誰
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而靈州陷還為三司戶部判官
詢自以為遇主知屢上書陳論西北事時契丹數侵河北
詢請遣大臣臨邊督戰募遊手擊賊又論曹瑋馬知節才
可用傅潛楊瓊敗當誅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
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帝欲命知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
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實降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兩浙
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拆司坐議天書出知濠州為湖北轉
運使擅假驛馬與邵曄子省親疾而馬死奪官一級降通

判襄州知鄂州徙蘇州為陝西轉運使坐薦舉朱能貶懷
州團練副使又以善寇準徙池州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
州復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知荆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
在京刑獄歷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
判流內銓為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
院仁宗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
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
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藝則版圖衰減炳
然在目作鑒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
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

及編脩院檢閱以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知政事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為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馬元方字景山濮州鄄城人父應圖嘗知頓丘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為浮屠間行求父尸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為官其兄元吉元方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為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諸將討李

繼遷闌輔轉餉踰瀚海多失亡獨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勞
遷本寺丞為御史臺推勘官遷殿中丞戶部使陳恕奏為
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
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
路轉運使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千頃為京東轉運副使
遷轉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毆知州蔣信降知宿州下詔
切責之徙滑州為京西轉運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少卿
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衆論不以為允真宗謂宰
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謗也王旦曰元方盡心營職然其
性卞急且不納僚屬議而醜言詆之所以貫怨帝曰僚屬

頗不有賢俊邪歲餘以煩苛罷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幷州留再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至兵部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為從事向敏中至亦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田時居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宮又用丁謂奏起通判亳州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

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未報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支為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內寇特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為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才盛等復起為盜瑊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會施州蠻

叛轉運使移職權領施州先是戍兵仰他州餽糧職至請
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招諭高州刺史
田彥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為高州官族未幾溪南蠻
復內寇職率衆擒其酋領戮之以白芀子弟數百人築柵
守其險要就除大理寺丞知開州還殿中丞通判河南府
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以太常博士通判幷州改
監察御史眞宗祀汾陰王嗣宗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
事還殿中侍御史為開封府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
之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夷爾功已試其為朕鎮撫之命
為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多剛縣酋斗望劫瀘州淯井監

殺官吏職趙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幟喻山西北趙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誘溪藍順史箇松南廣移悅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為誓門橫竹繫猫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劒謂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職給塩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栅夷人大喜帝遣内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職奏夷人嘗於二年春燒淯井監殺吏民既赦其罪復來寇邊聲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榮富順監諸夷

競起為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艻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淯井溪轉闘凡十一陣破之夷人相率来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旅拒不從賊命懷信分兵拔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順進戰思晏江口斗望等始驚遁勢稍却明日復分三道来拒王師懷信等格戰賊秉其後大破之斗望衆萬餘囂不能軍溺死者衆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為寧遠指揮使守淯井監更建砦柵濬三壕以環之就加侍御史召為三司鹽鐵判官逾月出為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賊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賊獨留自若須臾水為折去衆頗異之

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和以來河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土兵其實益三分之一而塞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鑿頭便糴三說之法入為三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仁宗即位遷給事中瑊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瑊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旣而以歲飢罷役瑊言病民者特楗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為棄物後復與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秦州又坐失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有議茶法者帝

訪以利害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婦齊體柰何毆致死邪瑊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性頗踈財通音律知術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安

丘縣三司辟為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為本寺檢法官監
都進奏院通判亳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聞鼓院出知
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為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還為兩浙轉
運副使未行會青徐饑改京東轉運使因請江淮陝西轉
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清河八十里抵睃水河並堤起
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轉運使又徙江淮制置
發運使還歷三司戸部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太常少卿以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時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有詔析戸版為十等第賦
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為已業

人苦其擾又陜西奏收市益梓利路溪洞馬而不知其實
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遷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閒
後爲守者其政不便蜀人因進對猶從容言遠方所宜撫
安之無容變法以生事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學士知澶州
召權知開封府吏械囚不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判太常
司農寺同知審官院卒日嚴初爲益州轉運使無他治能
及知益州頗爲蜀人所信愛兄日華歷官至太常少卿三
司副使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至
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遒勁與里中富人楊

士元同學既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資遺行簡謝不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為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秘書省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為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才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倉粟救之絕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尚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問訪大臣能否行簡所對無怨昵各道其所長人以為長者久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外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頻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頔皆以進士試禮部預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頻即推其弟弃去後六年乃擢第自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九隴縣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為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入為監察御史頻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徙知長洲縣天禧初增置諫官御史十二人頻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陳亳間民訛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為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瑤殺

從子温裕并其財遣往按治士瑶伏誅又詔鞫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依倚后家受賕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后故不問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頻雅善丁謂謂貶左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歲輸租稅而已至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頻䟽以為不可從知潭州改廣西轉運使擿宜州守貪暴不法既罷去反訟頻子許嘗被刑而冒奏為秘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州復入為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内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

喪以錦車駕槖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其柩以歸訪官三班奉職即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溧陽欒城縣主簿遷大理寺丞監真定府稅知金堂夏津二縣再遷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壻也怙勢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聞其事奏為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復還琰上䟽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赦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擦竊公台賄賂包

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
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令裡柴展禮渙汗推恩必處謂潜
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
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
為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史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副使
三司戸部度支鹽鐵副使汴倉納粮綱槩量不實操舟者
坐亡失所載或杖背徒重役琰始奏選官監視謂之定計
斗面積遷至尚書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為青人祖成五代末
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

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為寶父
覺見儒林傳宥幼孫不好弄長讀書屬文不雜交游舉進
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遷集賢校理遂直院知
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
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甚衆或殺人以來
十石給傭者使就獄曰我重賄吏爾必不死宥得其情論
如法提點荆湖刑獄權戶部判官利州轉運使判戶部勾
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
攝事中廢且久止差從官宥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諫議
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

巾令巾是矣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伸其枉府舍火宥畏
兵亂闔門不救降秘書監致仕起分司南京改太子賓客
判留司御史臺卒宥性清介然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
族甚貧宥有别業以券畀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秘書丞通判
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欵太祖召見勞賜
良厚授右賛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國中即除西
川轉運副使先是士人罕習舟楫取峽江中競渡者給漕
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棹軍分隷管勾自是無
覆舟之患累遷判湖江浙等道制置茶塩副使卒秉舉進

士儀狀豐龎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之擢寘甲科解褐
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監察御史深為宰相趙普所器以
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
司諫會以趙昌言為制置茶鹽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為右
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
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誥多退
為行內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後進改多優遷首曹遂隳
舊制矣遷工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真宗嗣位進秩兵部郎
中判昭文館時草敕用官制有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語
上覽之曰若此則是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諫議大夫連

知潁襄二州從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從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還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以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拜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試東封路服勤辭學經明行脩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為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幷州將行懇求御詩為餞上為作五言賜之從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秉與藩府無顯赫譽及再至太原臨事少

斷多與賓佐博奕雖久踐中外然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飾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主簿自宣州觀察推官為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塞决河衆欲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為不可皆笑其怯既而舟果覆擇行坐堤上董役埽卒不潰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河北兵多財不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遷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累遷

吏部員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陳執中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爲主命妾笞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語除户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提舉兖州僊源縣景靈宫踰年而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蔡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户部判官脩起居注遷度支員外郎爲鹽鐵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爲便復爲鹽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

卒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著開皇紀三十卷摭拾遺事頗有補焉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爲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河南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稹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留居二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等復薦爲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稹與賈昌朝赴中書試講說而稹固辭召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馮元知河陽辟爲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爲三司度支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

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穎射穎一發中走兔衆皆愕
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既還轉兵部知制誥
判吏部流内銓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暴感風眩
卒穎性和易文思敏贍尤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
諧篆古書畫不計其貲購求之婦張悍妬無子初穎幼孫
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穎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穎
服喪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
語在禮志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勍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
府元方爲并州有勤留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蘄則活饑

氓在江寧則直究獄吏之良者歟然皆不能無小累也曰
嚴行簡臨政視秉擇行向積雖無瑕可指亦皆無赫赫名
詢以厚呂夷簡復致責顯瑊頻坐善丁謂並遭斥謫固無
足議者琰言謂藪邪不當用南郊恩牽復與唐袠高論執
盧杞正相類識者韙之

趙賀字餘慶開封封丘人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輙愈
喜飲酒至終日不亂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臨朐縣
主簿賀有幹力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
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
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鹽池吏欺緡錢

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姦契丹入寇眞宗決策
澶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東改殿中
丞歷通判明州宿州徙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
不敢欺事吏賀所多被究詰人目爲趙家關謂如關梁不
可越也召權三司户部判官眞補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
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獄累
遷尚書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發
運司占隷三司軍將分部漕舡舊皆由主吏白遣受賕不
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能堪其役賀乃
籍諸州物産厚薄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

吏巧不得施歲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多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其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户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户部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禄卿入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判宗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濠州改廬州遷給事中復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運使李中庸薦改官中庸没無子賀為主葬圖其象歲時祠于家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覿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爲嘉興縣主簿後以孫奭薦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泗州詔定淮南塲茶法覿陳說利害不報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召爲三司户部判官安撫河北還爲京西轉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碃蠶水二峽地出金宦者挾富人請置塲募人夫採取之覿曰聚衆山谷間與夷獠雜處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章獻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覿又極論其不可坐失察嘉州守張約受財貶通判杭州徙知福州入爲三司鹽鐵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復入户部鹽鐵爲副使遷右諫議大夫

河東都轉運使加集賢院學士判尚書刑部進給事中知單州卒子秉常爲梓州路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陽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治舟且至抗即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扼其衝賊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淅東叛卒鄂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趣占城鄰未必死後果得鄰於占城還爲度支三

司判官以尚書金部員外郎爲梓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二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用是年郊祀蠲其數之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者郤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今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爲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矣爲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遷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抗喜藏書至萬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爲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鄄城人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隰
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象薦
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開拆司歷開封三司
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者既去官吏將
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爲之空乃下約束禁止之
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繫獄其徒欲劫之
起聞亟往按誅之分其徒隸他州徙江西知徐州就爲轉
運使募富室得米十七萬斛振饑殍又移粟以贍河北京
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
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洪州徙兗州有都巡檢虐

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爲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巡檢復爲度支判官累遷祕書監知湖州卒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嵩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參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劇賊以自效瑾壯其請爲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二百餘人嘗與賊鬬流矢中臂不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救禦之策命知安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既而浚渒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爲

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綵數千段旨矯詔賜守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為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

刑獄范仲淹歐陽脩復言其鷙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荊南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禄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判西京御史臺尋卒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遷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荊湖南路刑獄潭州鞫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税民丁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為江西淮南轉運使時初兼按察同時奉

使者競爲苛刻邀聲名獨廓奉法如平時人以爲長厚入判鹽鐵句院加史館知荆南府徙明舒湖三州積官光祿卿直祕閣以疾分司南京改祕書監卒廓寛柔恭謹人犯之不校弟唐爲吉州司理參軍博覽彊記嘗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於是罷唐令歸侍養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之

鄭驤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吏慶汝鄭秦州推官改祕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簽書衛州判官事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驤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藏庫遷太常博

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均宜弛其禁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慶曆中與魚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爲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驤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又爲河北轉運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甫泌夏安期皆爲轉運使泌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賞驤因辭不受願命推功與二人復爲河北都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州卒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為政愛民謙已利物有古道焉若旨浚渾河覲罷採金抗論互市起振窮戢暴驟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廓兄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列傳卷第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時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潁汝固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中使就營景靈宮

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權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鬬即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鬬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之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定仁宗即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姦人僞爲皇城司刺事卒嚇

民以取財臻購得其主名黥寘三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爲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迹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縣三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救之植劒于前曰攘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眞州徙提點荊湖南路

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爲侍御史陝西用兵科斂
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爲開封府判官又使
陝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
辭乃以尚書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爲三司鹽鐵
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
使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戩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天
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陛
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
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彊臣專地中國所制

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北捍獯粥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軍府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踈闒茸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爲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賫輦蕩析恒産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兹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廼朝廷寛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

任子敬

兵節抑浮費禁止横斂廪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岀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内帑錢助關陜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税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汚政濫貪多闕少滋長奔競靡費廪禄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期預闗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嘆行寡

廉恥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厲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寖冗序遷者衆廼有地處藩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沈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

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

情臣測獻奇請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已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畧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孱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踈闊仁宗頗

伍子敬

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永興軍數日
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周詢
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虵垂闌楯
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判
襄州還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三司
開拆司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
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駮正忤執政意
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
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

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窮詰黷奏諫官御史迹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禀中書俟旨黷論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畋安撫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黷言二人臨事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

之皇祐四年同修起居注從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
天下復置義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黯亦反復辨析
卒不果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
毋用例論者以爲非便黯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黯言
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勳者不可勝數
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者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意所欲
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脩省之意擢知制誥
初仁宗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修起居注官獨
先出黯言君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幷召
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

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黯當命辭即詆延年不才不宜汚侍從封詞目還中書命遂寢判吏部流内銓益州推官秉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爲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黯奏劾廢終身福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黯奏以爲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惟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群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黯知許州乃言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疎斥疑間如此甞聞先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

主之誼即時追寢前詔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
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黜輙笞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
且亟黜内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
而御史吳中復等劾黜輙委州印撓朝廷法紬知郢州未
及行父死服除句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
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黜奏介等敢言請寛之以疾請郡
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
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爲請授他官黜言禮不諱
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又
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

犯者不坐今官吏許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冐榮之律乎國朝雍熙中甞詔除官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事詔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因歲瘐死者衆而吏不任其責黯言吏或怠於視因飢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者多少而賞罰之府史額七百人以罪廢復叙者皆數外補之黯請叙者須有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己見人不以爲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傳堯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黯

剛愎自任赦書下府罪應釋者反重行之罷爲同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英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
知審刑院爲群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顥言太
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
可蓋前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
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顥奏而
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
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
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顥遂廼引避顥言嘗薦
誨爲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

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即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
召對黯言後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
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
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
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
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
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
已被疾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
陛下爲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
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旣病求出以翰林

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尚書禮部侍郎初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顯能安以事之顯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已以人菌噉之在開封爲罪人所詈又噉以人菌言者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爲監察御

史襄行還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群臣皆賀京
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
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大戊
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
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
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
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
雷聲入地避群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
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
形又尚美人乘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婿道以為

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脩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為鼎臣上京簡謫京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令狐峘錢徽事言臣為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閤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閤元日將入閤而御史王贄何郯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寔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寔補御史鼎臣亦謂議

恊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寔為朋黨臣初被黜閱諸槖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故在臣令男諶悉焚毀臣與寔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為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為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録諶為郊社齋郎

鼎臣棣州人既逐京會呂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為相鼎臣先論竦在幷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既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水輙生事良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為河北體量安撫令經度塘水

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幷州高若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有司請依荊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荊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既追冊為皇后又詔立忌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

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虚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
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
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爲不可况羸疾老怯
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
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
用度克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
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爲言
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婾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
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
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寵免未嘗

從容獨見以評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名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陽微之誡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並建同姓而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强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内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

典郡為夾輔之勢時狄青為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
為變景初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為兵
衆所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
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為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
固矣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
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為
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
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為之即言事無根原不
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

司諫安撫河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為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為副使入為言事御史謫知宣州後復為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為侯官尉

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為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閹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

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
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
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
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
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
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
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
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
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
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

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為
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月改右
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
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
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
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
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
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
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
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

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夭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罷內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廪空虛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

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衂為國深恥沔繇此坐廢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隣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隣州隣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久之遷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

稱遇事無小大輙言嘗請毋納群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以御寶白劄子賜近倖家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循苟簡畏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預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内都知任守忠陵轢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内降會諫官陳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起輙增注與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為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為工

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録其弟齊為太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為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為先安有高下卒不為詘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為撫州判官後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絶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為御史奏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儲貳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號為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諶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

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
舉士苦淹久請易為三年宰相劉沆護葬溫成皇后禮官
議稱陵師道以為非典制數以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
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從
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定月無先後遠近之差
師道為置籍以第之召為鹽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
諸閤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
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
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

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劉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戸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勑復見於今

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為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入為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還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師道厲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即言

或獨爭或列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官石全彬閤士良升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綯教之書嚴其課業而出絢遨自若比暮綯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綯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繫既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逮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爲京西

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寘臺省惡衍者指絢為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復修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

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内銓初慈孝寺亡章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詘知蘇州未行卒絢疎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禖還獻賦大指言宜遠嬖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疾死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遊遵度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試學士院爲集

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輙釋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為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亳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賍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遷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

暴中風卒中立頗以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曆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爲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曆初爲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爲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鹽鐵判官轉兵部員外

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邈與張昷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踈爽有治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繇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閹宦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列傳卷第六十一

列傳卷第六十二　宋史三百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張昷之　魏瓘弟琰　滕宗諒劉越附

李防　趙湘　唐肅子詢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子安石　范祥子育　田京

張昷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昷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常州知温州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路刑獄

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昷之廉得冤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權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加直史館從河北被邊諸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人敵既利其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昷之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卒亦不敢逃還為塩鐵副使權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人分所領卒為三部

使援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為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言於昷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粮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昷之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又以兵自衞昷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衞者城開田況潛殺降兵數百入昷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

虢州王則反貝州有言盈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得逸去今乃為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得政詣闕自言嘗為叔父屯田郎中曇䞉免緣坐且言曇以書屬盈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税知漢陽軍稍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光禄卿致仕卒盈之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子弟歲時奉祠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綵山闕前張燈與宦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詬索侵

擾瓘寄以聞詔杖官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詆天
書流海島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
理寺丞知衡山縣通判壽州歷知循隨安州提點廣
南西路刑獄邕州獠戶緣逋負沒婦女為傭者一千
餘人悉奏還其家就除轉運使劉錡時計口以稅雖
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欽廉高州猶未除瓘為除
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人召權度支判官尋以罪降
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還知蔡州潭州為京西轉
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
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鑿東西澳為水閘以

時啓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江軍判官史沆性險詖嘗爲璀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餘椰子煎等餉京師輙邀留之飛奏指以爲珍貨詔遣内侍發驗無有沆坐不實廢璀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爲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民憚之内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獄未上内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璀不即奏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堅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畧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

宜從事屬狄青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為不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羲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荆南瓘以為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諸将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為上守禦為下攻取為失不報後卒如瓘議從澶州滑州又徙鄧州不行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瓘所至整辦與人置對未嘗屈史沆王逵以善訟名天下瓘既廢沆又嘗奏抵逵罪專任機數不稱循吏弟琰

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齊于

擢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覬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為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笞扑無罪吏卒監司劾奏召判刑部乃致仕進衛尉卿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

仲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燬宮闥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徳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

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爲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宗諒左正言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其一子賜其家錢十萬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敗

於定州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為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酹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韓琦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討稱號非所宜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

羌又閒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莅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閒有諫䟽二十餘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為莫州軍事推官隨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戶田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戶者令佐降下考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

官能招攜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秘書丞體量三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畎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荊湖物償之權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冤獄出為陝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遞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川陝為四路徙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為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東西路安撫上言秦羲嘗增江淮兩浙荊湖榷酤錢民頗煩擾江南以歲饑

趙維新寫

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之仍詔義等毋得復增榷酤之利遂爲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粮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采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爲斗門洩汴水溉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又徙興元府入爲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河南府徙知宿延亳三州爲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中復知延州更耀路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

有論奏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商州徙隴州興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德李太后母育聖躬請祔太宗廟室後用其說冊趙德明假尚書禮部員外郎爲官告副使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院上言漢章帝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遂定令毋以十

一月十二月報因今季冬誕聖之月而決大辟不廢願詔有司自仲冬留大辟弗決俟孟春臨軒閱視情可矜惻者貸之他論如法真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為姦爾湘又上書請封禪未幾命管勾南宮北宅事東封泰山為東京留守推官禮成遷侍御史舁州火命湘往致祠兼問民疾苦還言轉運使劉炤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景病不任事皆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赴待漏院俟禁門闢今則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朝者多後時乃

入望敕正衙門主者案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寒暑託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宗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邸帝悅為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幷及湘且諭之曰卿宗姓也故賜卿祀汾陰為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置土訓録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兼判宗正寺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宮管勾留司三司事為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河南府徙河中府為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延州遷太常少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

夫復知河南為集賢院學士以疾徙虢州卒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進士調鄖縣主簿徙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冤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後守雷有終就辟為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或薦肅為群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別用肅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遷殿中侍御史入為三司戶部判官

出知舒州遷侍御史為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拆
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尋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擢
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為龍圖閣待制
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
詢字彥猷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
士獻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詢數人而已
詔賜進士及第知長興縣後以太常博士知歸州用
翰林學士吳育薦為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
事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與昌朝言詢用故
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已以知廬州凡官外

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詢希其旨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科漢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不可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秘閣之試育亦奏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詔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唐制科之盛固不專於災異也況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頻歲而有則於事太煩今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

制科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絶望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為令時育由制科進帝以為得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除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轉運使會詔淮南江浙荆湖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如所屬詢爭以為不可乃移福建路還為三司戶部判官又判磨勘司出為江東轉運使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

者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起居注闕人帝特用詢遂
知制誥以參知政事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
二州進翰林侍讀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召還句當
三班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
十卷詢少刻勵自修已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悅官
妓取以為妾好畜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
子坰附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自有傳
論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嚴刻為治盎之辨寃獄配
姦吏璀奏還婦女為傭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於璀
脫械縱囚審知姦弊何其明且決也宗諒劉越以孤

生立朝請太后還政越年不逮用聲名與宗諒同矣防請罷榷酤與水利湘廉問疾苦按不稱職者肅明於獄訟皆不多見也然盅之以殺降而奪官瓘以能置對而與謗詢傳會喜進竊非其據雖列侍從君子所不與也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理寺丞遷大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為之本匹夫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況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為孝矣宗廟社稷

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為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為計此臣拳拳為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為罪述

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為江浙荊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黃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眾乃定明日詔至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司磨勘司擢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為發運使十餘年姦贓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

趙維新寫

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既至發溥姦贓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為溥訟奪一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震在真宗朝數論事既卒詔進其官一等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為

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爲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挾以爲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押新羅渤海奈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瑤陰結貴侍匿兵械服用擬尚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温裕其母訴于州衆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詔鞫問士瑤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作佐郎知常熟縣遷秘書丞分司南京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宰相

匿不以聞太后崩順之附疾置自言求其書出宰相家仁宗嘉其忠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數論朝廷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喜縱橫捭闔以自失明廢州里皆憚焉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倜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寘高第為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刑部詳覆官改秘書丞為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管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州人憚

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飢出職田粟賑飢者又帥
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尚書度支
員外郎入為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
鮑曹易四水興屯田徙河東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
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還朝卒貫喜言兵咸
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
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
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
衂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真宗嘉納
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六害

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為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偽地勢之險易彼

皆素知哥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略世頗稱之子安石

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為夔陝轉運判官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諜者敵動靜輒先聞嘗敕邊民戒嚴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

之券使隨所得貿易譏畢而歸券私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粮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爲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

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則罷再問以絕曩弊遂為後法出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范祥字晉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遷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祥帥將士拒退之請築劉璠堡定川砦從之歷知慶汝華三州提舉陝西銀銅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

不敢易稍加損益人輒不便語在食貨志提點本路刑獄制置解鹽累遷度支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古渭州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邊城數請城之朝廷以餽餉之艱不許祥權領州事驟請修築未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砦官軍戰死者千餘人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改制置解鹽使卒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使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孫景初社齋郎熙寧中平洮岷疊宕河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渭為通遠軍權陝西轉運

副使張詵奏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祥因熟羌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為守禦乃即古渭為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褒卹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詔贈秘書録一子未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堲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

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又使河東論韓絳築囉兀二砦始調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十萬夫遼州最為窮僻然猶上戶配夫四百三十四傚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其直十萬輂運所經二十二驛宣撫司不先告期轉運使臨時督辦致民皆

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約民力所勝而餽不失期顧以訴其實翻令鞫罪頗貸被劾官吏其芻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澤神宗皆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檢正中書戶房固辭乃知韓城縣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保疆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日疆埸嘗嚴矣一旦約敗兵拏鬬者趺於前耕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革右與金繒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安南行營郭逵趙卨以兵十萬伐交阯行及長

沙病死相屬逵髙又不輯睦育疏其不便不從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禄卿樞密都承旨劉安世暴其閨門不肅出知熈州時又議棄質孫勝如兩堡育爭之曰熈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熈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髙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

蜀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詳斷官趙元昊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京知兵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夏守贇為陝西經略使奏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陳方略賜五品服尋為經略安撫判官守贇既罷以武略應運籌決勝科及試秘閣與他科偕試六論京自以記誦非所長引去又參夏竦軍事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孰便衆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不如講和京曰敵兵未

四百令九字

嘗挫安肯降我我未幾元昊使黃延德叩延州乞降
以奇兵出原渭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不悅京坐是改
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乃上言
請擇要官守滄衞鑿西山石臼廢道以限戎馬義勇
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奇正法訓兵從戰馬內
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之入為開封府
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知蔡州徙相邢二州復提
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緹城趣南關入驍
健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之
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僞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

孔齋刊

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慴服不敢
叛州之南關民衆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功焉京
督士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
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
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
預察賊降監鄆州稅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發
不能捕待罪兵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遷宮苑副
使而京獨被謫御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為國義獨
重不宜左遷乃徙通判兗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密州
歷提點淮南刑獄事京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京能招輯流民為之給田除
税租凡增戶萬七千特遷工部郎中然傳者謂流民
之數多不實又强為人田非其所樂侵民税地倣古
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價民多不償鞭笞
督責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擢天章閣待制陝
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滄州拜右諫議大夫
卒京喜論議然語繁而迂頗通兵戰曆筭雜家之術
為人尚氣節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相友善
俱以倜儻聞著天人流術通儒子十數書又有奏議
十卷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噎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強宗為衆人所不敢為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妖盜竊發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列傳卷第六十二

列傳卷第六十三　宋史三百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于諸父力學工為詩劉鋹據五嶺昭州皆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絶

趙維新寫

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為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賛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莅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暴廢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置口砦多戍兵監軍傲狠縱其下為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慴服詔書嘉奬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

七房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為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為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為榮渭奏去劉鋹時稅筭之繁者重定田賦與學校遷殿中丞屬有事交阯王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市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

訖無敢犯移書交阯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換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為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

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
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宋昂著莫節
婦傳紀其事
梁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祖鉞仕蜀為劒門關使父
秉氏令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
評事知秭歸縣再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獻聖德徽號
頌萬餘言試文遷殿中丞通判歙州以能聲聞有詔
嘉獎徙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為民患鼎暴其凶
狀杖脊黥面徙遠郡太宗尤賞其强幹代還賜緋魚
舊例當給銀寶瓶帶太宗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

御屛淳化中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祗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塡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為億兆之司

牧念百官之未又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
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俄為開封府判
官遷太常博士三司右計判官又為總計判官會復
三部換度支判官至道初鼎洎陳堯叟建議與三白
渠及陳許鄧潁蔡宿亳數州用水利墾田事具食貨
志遷都官員外郎江南轉運副使就改起居舍人從
陝西二年五將分道擊李繼遷李繼隆擅出赤檉路
無功還奏軍儲失期鼎坐削三任復為殿中丞領職
如故以母老求郡歷知徐密二州真宗踐位復舊官
咸平四年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金紫時三司督

逋負嚴急有久被留繫者命鼎與薛映按籍詳定多所蠲免踰月拜右諫議大夫度支使時西鄙未寧建議陝西禁解池鹽所在官鬻詔從之以鼎為制置使楊覃為轉運使張賀副之又以內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鹽事議者多言邊民舊食青鹽其價甚賤洎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緣邊價直與蕃鹽不相遠故蕃部齎鹽至者不能貨鬻今若禁解池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冒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糧也時劉綜為陝西轉運使鼎奏罷之綜歸朝亦密陳其非便鼎既行即移文禁止鹽商所在約束乖當延州

劉廷偉慶州鄭惟吉皆不從規畫又鼎奏運咸陽倉粟以實邊邊粟已陳腐鼎即與民俟秋收易新粟朝廷聞而止之上封章容陳其煩擾者甚衆鼎始謀多沮遂令林特乘傳與永興張詠會鼎等同議可否於是依舊通鹽商鼎坐首議改作非是詔罷度支使守本官未幾丁內艱起復景德初知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出知鳳翔府以居憂哭泣傷目表求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三年卒年五十二賜二子出身鼎倜儻姿貌磊落尚氣有介節居官峻厲名稱甚茂好學工篆籀八分嘗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

五十篇子申甫吉甫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勞謙獲嘉令正辭治春秋公羊穀梁登第調補安陽主簿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逋欠於淄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千即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充臺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

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
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辨
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
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
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民
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
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
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群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
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
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矟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

賊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殊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旁得所棄贓賊尚有餘息正辭即載歸令醫傅藥創既愈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端拱二年代歸與洛苑副使綦仁澤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諤同監折中倉先是令商人輸米豆而以茶鹽酬其直謂之折中復有言其弊罷之至是復置焉遷倉部員外郎同知幕府州縣官考課改判刑部歷戶部鹽鐵二判官遷考功員外郎通判定揚杭三州真宗即位遷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句院俄復為鹽鐵判官咸平二年出為河東轉運使三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

時李昌齡自忠武行軍起知梓州董儼知壽州王德
裔楊緘皆任轉運使後失官宰畿邑正辭上言昌齡
輩貪墨著聞願陛下罷其民政詔追還儼教餘悉代
之又言治民之官牧宰為急舉吳奮等五人堪任大
郡復請令奮等各舉知縣縣令從之坐鞫任懿獄貶
滁州團練副使會赦復為倉部考功員外郎通判鄆
州知淮陽軍復膳部郎中以年老求監兖州商稅大
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子識諷並進士及第
諷字補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大常寺
奉禮郎又獻所為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

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
畔著為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辨數激昂喜為名聲然
亦操持在己吏不敢欺為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
峻法治之舉進士第遷大理評事通判淄州歲旱蝗
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
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
也即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從知梁山軍
以母老不行得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
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為
治裝祖行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揵而城邑與農戶

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悞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徙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觀尚御藥張懷德至觀齋祠諷頗要結之懷德薦于章獻太后遂召還問所欲言對曰今權臣驕悍將不可制盖指曹利用也利用貶拜右司諫三司度支判官百官轉對敕近臣閱視其可行者類次以聞諷奏曰非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為陛下極言者王清昭應

宮災下有司治火所起諷曰此天之戒告乃復置獄以窮治之非所以應天也獄由是得解議者疑復脩諷上書諫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為此其如疑天下何宜詔示四方使明知之於是下詔罷脩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自許州來朝圖相位諷奏惟演嘗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固不可復用遂以惟演守河南使契丹道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為戰地不亦信哉遼人相目不敢對擢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戶部郎中時山東

饑宰相王曾青人家積粟多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
因請遣使安撫京東入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又請益漕江淮米百萬自河陽河陰東下以賑貸之
錢惟演倡議獻懿二太后宜祔真宗廟室諷彈奏之
及言其在太后時權寵甚盛且與后族連姻請絀去
仁宗不聽諷袖告身以對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
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刺客願納此不敢
復為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遂貶惟
演隨州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堯佐謀
反仁宗遣中官訊問復以屬諷夜中被旨究詰旦得

其誣狀奏之時上章懿皇后謚宰相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日中不赴慰班諷彈士遜與崇勳俱罷諷嘗侍對帝語及郭后亡子諷言亡子大義當廢陰合帝旨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時狄棐為直學士已久諷感氣凌棐宰相李迪右之遂特詔班棐上論者非之尋轉閣學士以疾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源觀徙會靈觀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既至郡而龐籍為廣南東路轉運使未行上言諷為侍御史嘗奏彈諷以三司使曲為左藏監庫吳守則奏課遷官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則女諷以銀鞍勒遺

守財相結納既出兗州乃紿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產於齊州市官田虧平估置獄于南京劾之諷坐方聽吉擅馳驛還兗州當贖籍所奏有不實當免官宰相呂夷簡嫉諷詭激特貶諷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貸籍止降官知臨江軍由是宰相李迪等坐親善諷皆斥歲中徙保信軍聽居舒州持母喪又許歸齊州日飲酒自縱為時所譏服除改將作少監知淮陽軍遷光祿卿知陝州道改潞州入見帝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自服倘內脩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憂復給

事中卒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大臣聞而惡之又數短參知政事王隨于帝前因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先出臣為陛下引姦邪去而朝廷清矣又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諷曰世謂大事未易可議小事不足為所為終何事邪及為龐籍訟人謂大臣陰諷籍焉諷類曠達然捭闔圖進不守名檢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為時號東州逸黨山東人顏太初作逸黨詩刺之而姜潛者又嘗貽書以疏其過云子寬之終尚書刑部郎中知濠州

劉師道字損之一字宗聖開封東明人父澤右補闕

師道雍熙二年舉進士初命和州防禦推官歷保寧鎮海二鎮從事凡十年王化基呂祐之樂史薦于朝擢著作佐郎纔一月會考課又遷殿中丞出知彭州就加監察御史轉運使劉錫馬襄上其治跡召歸會蒲洛之敗奉詔劾白守榮輩獄成太宗獎其勤面賜緋魚川陝豪民多旁戶以小民役屬者為佃客使之如奴隸家或數十戶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時有言李順之亂皆旁戶鳩集請擇旁戶為三等長迭主之疇歲勞則授以官詔師道使兩川議其事師道以為迭使主領則爭忿滋多署以名級又重增擾害廷

奏非便卒罷之改祠部員外郎出為京東轉運使真宗嗣位進秩度支咸平初范正辭薦其材堪長民從知潤州三年改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四年以漕事入奏特遷司封俄為正使改工部郎中代查道為三司度支副使七月擢樞密直學士掌三班俄擢三司使從幸澶淵判隨駕三司充都轉運使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較等陳堯咨當為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為識號幾道既擢第事泄詔落其籍永不預舉師道固求辨理詔曹利用邊肅閻承翰詣御史府推治之坐論

奏誣罔責爲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免所居官爲鄆
州團練副使二年以郊祀恩起爲工部郎中知復州
換秀州大中祥符二年以兵部郎中知潭州遷太常
少卿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
嶺都會剖煩析滯案無留事歲滿復加樞密直學士
換左司郎中留一任七年李應機代還應機未至郡
六月師道暴病卒年五十四録幾道爲試秘書省校
書郎師道性慷慨尚氣善談世務與人交敦篤工爲
詩多與楊億輩酬唱當時稱之
王濟字巨川其先真定人祖卿有詞辯趙王鎔召置

趙維新寫

幕府鎔政衰卿懼禍避地深州饒陽遂為縣人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寳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為盜所殺將并害濟濟伏柩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為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讎爾賊義之捨去濟携父骨匿山谷間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詣其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之遺以束帛奏假驛置遣歸先是濟母終於岳陽權窆佛舍至是乃併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太祖召見以其尚少且俾就學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孫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

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
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為
鄉豪幹其利會歲旱濟悉導之分溉民由汀州以銀
治搆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鞫之纔
七日情得止坐數人再調胙城尉徙臨河主簿轉運
使王嗣宗被詔舉法官以濟名聞遷光祿寺丞權大
理丞改刑部詳覆官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
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
為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
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悅都校孫進

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縣是軍城畏肅就遷太子中舍詔書獎勞召判登聞鼓院拜監察御史上疏陳統天下之術節民物之道大者有十擇左右別賢愚正名器去冗食加奉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戍脩民事開仕進其言切於時詞多不載咸平初濟以刑綱尚繁建議請刪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預焉刑統舊條持仗行劫不以贓有無悉抵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死懼之尚不畏況緩其死乎因與齊賢廷爭數四濟詞氣甚厲目齊賢為腐儒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為刻

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脩黃伓
河濟以為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齊賢
時為相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
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
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
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
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
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濟曰陛下
承二聖之基擁百萬之衆蠢茲醜虜敢爾憑陵蓋謀
謨當國之人未有如昔之比臣謂國家所恃獨一洪

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敵人將飲馬於河諸
矣又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三年選官判大理寺上
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苟非其人或有寬濫即感
傷和氣王濟近數言事似有操持可試之遂令濟權
判大理寺事福津尉劉瑩集僧舍屠狗群飲杖一伶
官致死濟論以大辟遇赦從流時王欽若知審刑與
濟素不相得又以濟嘗忤齊賢乃奏瑩當以德音原
釋齊賢王欽若議濟坐故入停官逾年復為監察御
史通判河南府景德初徙知河中府契丹南侵上幸
澶淵詔緣河斷橋梁毀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曰

陝西有關防隔閡舳艫遠屬軍儲數萬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揺民心因密奏寢其事上深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年判司農寺時周伯星見濟乘間言曰昔唐太宗以豐年為上瑞臣願陛下日慎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由是忤丁謂林特劉承規輩因與欽若迭詆訾之四年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密上言遷刑部郎中郡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漬溢之患仍以白居易舊

趙維新寫

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斬之上嘉其能斷大中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屬歲旱民飢躬督官吏為糜粥日親嘗而給之録飢民為州兵全活甚衆是歲卒年五十九遺奏大旨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為言濟頗涉經史好讀左氏春秋性剛直無所畏避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且託後於濟金鎖没濟撫其孫援寘禄仕素與內臣裴愈有隙愈坐事上怒甚命憲府鞫之濟適知雜事力為辦理遂獲輕典子孝傑國子博士

論曰渭有清節臨事多從便文鼎好規畫師道喜論
世務正辭按貪吏辨寃獄濟議論挺特無所畏避五
臣者仕不過監司郡守而名稱甚茂可尚哉

方偕字齊古興化莆田人年二十及進士第為温州
軍事推官歲飢民欲隸軍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
詰提點刑獄呂夷簡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
為盜矣夷簡從之籍為軍者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
權知建安縣縣產茶每歲先社日調民數千鼓譟山
旁以達陽氣偕以為害農奏罷之遷秘書省著作佐
郎歷知福清資陽縣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為御史

臺推直官澧州逆卒傭民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摩
駝神歲殺十二人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
決偕被詔就劾令卒跡所殺主名按驗皆亡狀事遂
辨卒以誣告論死知雜事龐籍薦為御史裏行再遷
侍御史南京鴻慶宮災偕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
脩元昊寇塞門鄜延副總管趙振逗撓不出救詔偕
往按之法當斬偕奏兵寡不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
振由是得不死為開封府判官江南安撫三司歲出
乳香綿綺下州郡配民偕奏罷之更鹽鐵判官遷兵
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言以罪謫監當者監司勿

得差權親民官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借以吏事進治杭州有能聲喜飲酒至酣宴無節數月暴中風以大常少卿分司西京遷光祿卿卒

曹穎叔字秀之亳州譙人初名熙嘗夢之官府見穎叔名遂更名穎叔進士及第歷威勝軍判官渭州軍事推官御史中丞蔡齊薦為臺主簿改大理寺丞韓億知亳州辟僉書節度判官事通判儀州韓琦文彥博薦其才徙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尚淫祠人有疾不事醫而專事神穎叔悉禁絕之乃教以醫藥提點

陝西路刑獄夏人納欵詔與戶部副使夏安期轉運
使梆灝減戍卒吏員之冗者為開封府判官時御史
宋禧鞫衛士獄于內侍省禧不能辨及獄具內侍使
禧自為牒頡叔言禧為制使辱命請寘之法元昊死
為夏國祭奠使除直史館知鳳翔府徙益州路轉運
使權度支副使儂智高寇嶺南朝議以閩中久弛兵
備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累遷右司郎中為陝西都
轉運使自慶曆鑄大鐵錢行陝西民盜鑄不已三司
上榷鐵之議頡叔曰鐵錢輕而貨重不可久行況官
自榷鐵乎請罷鑄諸郡鐵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

從之兩川和買絹給陝西兵而蜀人苦於煩斂頡叔
為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以易軍衣之餘者兩川之
民始無擾焉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然年老漸
昏耄事頗壅積人或嘲誚之卒于官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進士及第補舞陽縣主簿改
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雍丘縣通判隰并二州知鄆州
以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上言考課之法自朝廷至
員外郎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故浮
薄輩日趨權門非所以養廉恥也詔罷之提舉河北
便糴會永寧雲翼軍士謀為變吏窮捕黨與謀劫囚

以反百姓竊知多逃避元瑜馳至斬為首者其餘皆
釋去不問歷京西河東轉運使遷右司諫劾奏集賢
校理陸經謫官在河南日杖死爭田寡婦且貸民錢
監司列薦其才挍託權要遂復館職請重寘於法并
坐保薦者詔屬吏遂竄經袁州又䟽李用和曹琮李
昭亮不可典軍梁適不當除翰林學士范仲淹以非
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脩
皆以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者也既而與靖等
相失反言前除夏竦為樞密使諫臣數人挾其舊過
召至都門而罷之自此以進退大臣為己任激訐陰

私為忠直薦延輕薄列之館閣以唱和為朋比近除
兩府出自聖斷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己議論紛然
臣恐復被䟽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
也因論靖知制誥不宜兼領諫職且奉使契丹對契
丹主儆六國語辱國命請加罪脩靖深惡之辭是論
者以元瑜為奸邪後除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
制知潭州猺人數為寇元瑜使州人楊謂入梅山說
酋長四百餘人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為民凡千二
百戶徙桂州因辭降鄧州坐在潭州擅補畫工易元
吉為畫助教降知隨州又失保任改信州徙襄州富

人子張銳少孫弱同里車氏規取其財乃取銳父棄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陰賂吏爲助州斷使歸張氏銳莫敢辨既同居逾年車即導令求析居元瑜察知窮治得姦狀黜車寘之人伏其明歷河中府以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卒元瑜性貪至竊販禁物親與小人爭權時論鄙之

楊告字道之其先漢州綿竹人父允恭西京左藏庫使數任事有功既死賜告同學究出身調廬江尉時張景笞吏死而吏捕急逃歸告懼告不見納告曰君勿憂也吾死生以之景卒免改豐城主簿邑有賊殺

人援屍于江人知主名而畏不敢言告聞親往擒賊
有言賊欲報怨者告不為動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
又捕得致於法境內肅然再調南劍州判官知南安
六合錢塘寧國縣改大理寺丞通判江寧州盜殺商
人鑿舟沉屍江中有被誣告者咎服獄具告疑其無
狀後數日果得真盜徙知池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
郎開封府推官開拆司爲趙元昊旌節官告使元昊
專席自尊大告從坐即賓位莫之屈也除京西轉運
副使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賑之民
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民獲濟者

甚衆以疾權管勾西京留臺頃之判三司憑由理欠
司為淮南轉運使徙制置發運使除三司戸部副使
更度支安撫河東改鹽鐵副使歷祠部度支司封郎
中以少府監復為制置發運使拜右諫議大夫知鄭
州徙江寧府壽州告曉法令頗知財利而不務苛刻
時號能吏然喜事權貴以要進一子力學有文數為
近臣薦乃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未幾卒告悲傷之尋卒
趙及字希之其先幽州良鄉人父的事契丹為蔚州
靈丘令雍熙中王師北征乃歸授偃師令因家焉及
舉進士為慈州軍事推官從廣信軍判官改秘書省

著作佐郎知魏縣徙九隴以母老監葉縣稅歷黃河御河催綱通判青州大名府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被舉為殿中侍御史權宗正丞詔劾夏守恩獄內侍岑守中用賄撓法及劾正其罪遷侍御史夏守贇經略西鄙還及言其無功不可復樞府又疏罷郭承祐團練使未幾請知懷州徙徐州還為三司戶部判官遷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按察使知萊州張周物貪暴及劾奏貶周物嶺外擢兼侍御史知雜事數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匿員闕與選人為市及奏闕至即牓之吏部牓闕自及始遷戶部副使以疾

改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衛州召為鹽鐵副使又以疾請知汝州歲餘復召為副使不赴徙知河中府特拜天章閣待制右司郎中祀明堂遷右諫議大夫還判大理寺流內銓出知徐州疾甚求解近職還州事乃以本官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未赴卒及和厚謙退內行尤篤所治有聲民吏愛之

劉湜字子正徐州彭城人舉進士為澶州觀察推官再調湖南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孟都縣徙陰平再遷太常博士通判劍州審閱州獄活死囚七人王堯臣安撫陝西薦之擢知耀州富平有盜掠

人子女者既就擒陽死伺間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湜趣焚其屍拜監察御史王德用自隨州詔還近臣言其有反相湜保右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塩鐵判官遷殿中侍御史上言轉運使掎摭郡縣苛柬官吏人不得騁其材宜稍寬假不為改者繩治之詔諸渭州劾尹洙私用公使錢頗傳致重法以故洙坐廢還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除塩鐵副使議者謂湜探宰相意深致洙罪故得優擢焉明年宴紫宸殿副使當坐殿東廡湜不即坐趣出閤門奏之坐謫知沂州徙兖州又坐沂

州誤出囚死罪降知海州起為河東轉運使遷戶部
員外郎復為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汴水絕鑿河陰
新渠通漕運如故會江南饑擢天章閣待制知江寧
府奏運蘇州米五十萬斛以貸饑民除戶部郎中知
廣州儂智高初平湜練士兵葺械器作鐵鎖斷江路
有盜據山數貸罪招之不肯降湜知並山民資之食
即徙民絕餉盜困蹙乞降民安之居二年母老求內
徙遂徙徐州湜喜曰昔布衣隨計今以侍從官三品
復典鄉郡過始望矣又以左司郎中知鄆州遷龍圖
閣直學士知慶州湜少賤母更嫁嘗卒既登第具袍

笏趨卒舍迎母里人觀歎然嗜酒持法以恕改知容
州以病卒
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彦英父仁侃從其族人潮入閩
潮有閩土彦英頗用事潮惡其逼陰欲圖之彦英覺
之挈家浮海奔新羅新羅長愛其材用之父子相繼
執國政彬年十八以賓貢入太學淳化三年進士及
第歷雍丘尉皇城司陰遣人下畿縣刺史多厲民令
佐至與為賓主彬至捕鞫之得所受賂致之法自是
詔親事官毋得出都城易右班殿直辭不受後以秘
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歷知撫州撫州民李甲饒

英恃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幷按英嘗强取人孥配嶺南州里肅然擢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徙知潭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出為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彬發其姦贓下吏忤太后意徙京東又徙河東陝西復為三司鹽鐵判官判都理欠憑由司累遷太常少卿卒

仲簡字畏之揚州江都人以貧傭書揚億門下億教以詩賦遂舉進士歷通判鄭州河南府推官改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蕪湖縣通判楚州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改侍御史安撫京東還知真州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經制陝西糧草就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東轉運使除侍御史知雜事為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奉使陝西多任喜怒以馬箠擊軍士流血仁宗面詰之不能對出為河東轉運使逾年復為鹽鐵副使再遷兵部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儂智高犯邕州沿江而下人告急簡輒囚之仍牓于道敢妄言惑衆者斬以是人不復為避賊計比智高至始令民入城民爭道競以金帛遺閽者相蹂踐至死者甚

多其不得入者皆附賊賊既去以其能守城徙知荊南既而言者論之遂落職又降刑部郎中知筠州復為兵部郎中徙洪州卒

論曰士抱一藝者思奮勵以功名自效況其設施見於政事者乎方偕曹頴叔楊告趙及王彬之流皆文吏能推恩行利剗煩去蠹其治不下古人劉元瑜劉湜輩亦不減此數人然而元瑜譏詆余靖湜文致尹洙公議所不與也仲簡小才所謂斗筲之器也何足道哉

列傳卷第六十三

宋史

八八

[General Information]
□□=□□□□□□□ □□ 88
□□=□□□□□□□□□
□□=176
□□□=□□□□□
□□□□=1937
SS□=12460443
DX□=000007545609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88&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